



Dushu

一灯风雨

《读书》书人书话精粹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读书》杂志编

一灯风雨

《读书》书人书话精粹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灯风雨：《读书》书人书话精粹／《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ISBN 978-7-108-03756-5

I. ①一… II. ①读… III. ①书评—选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770号

责任编辑 朱竞梅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6.25

字 数 366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42.00元

出版前言

由我国老一辈出版界文化界人士创办的《读书》杂志，迄今已走过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自创刊伊始，《读书》即以继承中国知识人的淑世情怀和传统自任，以思想开放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

作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丰富多样的知性与感性生活，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较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而杂志的终极目标，则是致力于形成一个以相互批评、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为特色的知识分子文化。

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章传统，用形象、生动、活泼的文字风格写作，注意提升思想文化的品位与鉴赏力。由于创办《读书》杂志的前辈们，努力倡导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高度重视杂志的文体风格，那种文理并茂、形式与内容俱佳的写作风格，曾给知识界留下了经久不灭的深刻印象，在这一文体风格的背后，不仅

仅只是文风活泼、讲究趣味而已，而是东西方文化早从古典时代就已发萌的关于博雅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理想。从古罗马人的“自由七艺”到古代儒家的“六艺”，用马克思平生最珍爱的西塞罗的格言来说，就是“人所具有的我都不陌生”。时代在演进，社会在变迁，但无论人类在知识上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学术文化方面的分工如何日益专门细密，这一人文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过时。

为了追求这一人文理想，《读书》杂志努力展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思想文化不仅仅是用作抽象思辨的学术概念，也具体体现在包括文学、艺术、影视、戏剧、美术、建筑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门类之中，因此创刊三十年来，她也不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以不断扩张读书界的文化视野。

《读书》杂志重视广义的以谈书品书为主题的文章。长期以来努力发挥书评刊物的积极引导作用，品评月旦，择优汰劣，在为读者筛选和过滤信息、提供可靠的购书和阅读指南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公信力。

《读书》创刊的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感情律动。

在《读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三十年来的已刊文章中选择精粹，依循杂志自身的风格特征，按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人书话、笔谈、美文五个门类共六册编辑成书，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是答谢那些在三十年间始终不渝支持我们工作的读书界的朋友们。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1
------	---

书林一枝

谈禁书	黄 裳	3
再谈禁书	黄 裳	11
清代的禁书	黄 裳	18
雪夜闭门谈禁书	周 劭	26
饮冰室藏书目录	金性尧	36
私家藏书之兴衰	徐雁平	42
私家藏书的“不散之散”	利求同	49
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手稿	刘 烜	58
《唐诗一百首》的沧桑	金性尧	69
《西行漫记》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	胡愈之	77
《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稿本	高 放	81
《三家村札记》版本小考	荆 帆	87
《圣经》的版本	陈德彰	90

还《圣经》的本来面目	杨德友	93
------------	-----	----

书装回眸

漫话三十年代书籍广告	辛 雨	105
书籍装帧艺术漫谈	莫志恒	110
海阔天空话装帧	叶浅予	138
陶元庆与新文艺书装帧	黄 可	147
李桦与藏书票、插图艺术	郭振华	152
闻一多的书籍装帧艺术	闻立鹏	157
丰子恺的装帧艺术	黄 可	166

读书杂感

访书观感	谢国桢	177
书叶小集	姜德明	190
读书忆旧	吕叔湘	204
父亲的藏书	〔美〕约翰·鲍威尔 冯亦代（译）	208
江南读书记	陈平原	216

江南读书续记	陈平原	226
英伦三月话读书	叶秀山	234
买书·卖书·搬书	吕叔湘	244
京华书事	姜德明	250
卖书者言	姜德明	257
书的文化	李欧梵	262
周一良先生与书	荣新江	268

书海忆旧

鲁迅办出版社	倪墨炎	279
李公朴与北门书屋	王吟青	285
记四十五年前的一部小说年选	赵家璧	294
曾经有过这样一本杂志	郁 风	302
一人双手编《文讯》	臧克家	313
《周报》沧桑录	柯 灵	320
不是杂志的杂志	柏 元	337
我编专刊	谢兴尧	349

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	旷新年	355
《读书》起步那几年……	陈 原	366
十年一刊：从文化年代到媒体年代	胡 泳	375

域外漫笔

《纽约人》，美国最成功的文艺杂志	董鼎山	387
《纽约人》编辑部风波	董鼎山	394
美国的珍本书	董鼎山	400
专栏作家话盛衰	董乐山	405
美国报业的年轻物种——非传统周报	高金萍	411
世纪出版家	马文韬	423
企鹅六十年	恺 蒂	432
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兴衰	赵国新	442
谈谈古代罗马的“书籍”、“出版”事业	王以铸	452
再谈古罗马的“书”	王以铸	461
法国的袖珍本	吴岳添	468

苏联闻见录：关于书	尚 刚	472
访日本文艺春秋社	刘心武	482
堂堂正正的出版家	程兆奇	488
珍奇的文库	朱维之	493
从莫里循文库到东洋文库	周振鹤	502

书林一枝

谈禁书

黄裳

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雪夜闭门读禁书”，算是人生一乐。我想这是说得不错的。要选一个下雪天，还得是晚上，外加关门上锁。这样的典型环境实在刻画得好，没有切身体会，怕是万万想不出的。

因此读禁书也就被赋予了一重浓重的神秘色彩，寥寥七字，包含的内容实在丰富得很。

溯本穷源，发明了禁书的手段并严格付诸实施的还是不能不首推秦始皇帝。这以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继起无人。虽然提起“图籍之厄”，烧书的事确曾不断发生，但那大都是战乱之间不问青红皂白一把火通通烧光，与嬴政的有目的、有纲领、有明确规定而且著之律令的焚书还是不能同日而语。禁书与文字狱发生关系，较早也较著名的是宋代苏轼的“乌台诗狱”，清代的张秋水有《眉山诗案广证》，就是专论此案的。张鉴的《冬青馆集》里收有许多有关南明史事的论文，他生于嘉、道之间，正当清代中叶文字狱盛行之后，他特别关心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命运，应该不是没有缘故的。

清代的乾隆皇帝，确是遥遥继承了秦始皇的传统，并后来居

上的。论手段、论规模，也都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单是“禁毁书目”就先后修了几次，成书若干册。“禁书”成为一种通行的术语，也就从这时开始。不过有清一代，人们明明知道这一客观存在，但口中、笔下却谁也不敢提。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旧书店的商人才公然堂皇地把禁书字样标在书目上，同时售价也就相应飞快地提高，终于在有些图书馆的目录上也逐渐露面，作为审定“善本”的一种根据了。

为了习惯与方便，这里谈到禁书，也姑且以此为限断。

“禁书”虽然已经成为宝贝，但我居然也先后得到过若干种。这就使我悟出，禁书者，不论是有着无上威权的封建统治头子还是别的什么聪明人，也不论他们用尽了怎样的心机，到头来也终于是无效的。书是禁不绝的，因为有无数正直、公平的读者的保护。

唐末的词人韦庄，写过一篇著名的长诗《秦妇吟》，诗中涉及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时的一些情况，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这样的句子。韦庄自己后来觉得不大好，“公卿”们看了自然不舒服，新朝的头目也不会喜欢的，因此就自行“抽毁”，从《浣花集》中删去，还给家属留下了禁令。这以后一千多年中人们都无法看到这篇著名的作品。不料终于从敦煌的石洞里发现了那抄本，而且有三卷之多。韦庄用心良苦的安排终于还是无效。那原因就是很有一些读者喜欢它，作品还是被传抄、保存下来了。

韦庄后来虽然贵为蜀相，他到底只是一个人，与能动用国家机器，在全国范围内搜查禁毁的皇帝是不能相比的。不过皇帝又怎样呢？事实证明，成绩也并不理想。不过两百年，清代禁毁的一些作品，也还是陆续出现了，并没有禁得一干二净。那原因

也并不两样，也是得到了人民保护的结果。

近三十年前，我看到过从浙江绍兴梅市流出的一些山阴祁氏澹生堂的藏书。这是一批由祁氏子孙深藏密锁了三百多年的先世著述。大半是抄本与稿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符合禁毁的条件。经过清初的残酷镇压，祁氏遭到了家破人亡的惨祸，但还是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保存下了这些著作。事实本身就是极为悲壮的。

这批书中有一部祁承爌的《澹生堂集》，是崇祯刻本，在禁书目中是有著录的。仔细一看，集中凡是“奴”、“虏”、“酋”等字，都已用浓墨仔细地涂去了。同时我还看到一部清初抄本的《澹生堂诗文钞》，是祁氏子孙选抄待刻的稿本。原书中那些涂掉的地方，都经过细密的修改。这些工作，想来都是在“雪夜闭门”的情况下进行的吧？

后来在苏州又得到过一部刻于崇祯甲申（也就是典型的弘光刻本）的钱梅撰《城守筹略》，则是南明政府官员为了抵御“北虏”南下而提出的作战方略。奇怪的是这样的书，禁书目中也并未收入。可见清初统治者花了如许气力搜索、审查，工作也还是粗疏得很。原书卷一第一页的书名和作者名字都被什么人撕去了，撕得很马虎，卷一以下都还好好地保留着书名和撰人。这就不能不使人揣测，藏书者要应付即将到来的大搜查，他所藏的这种违碍书又很多，在惶急中只能这样马虎地处理一下吧？那时代可能就在钱梅被捕杀头的前后。

我还有一部清初刻的《新乐府》，是吴炎、潘圣樟（潘耒的哥哥）的作品。这两位都是在庄氏史狱中被杀头的。书前的作者姓氏也同样被撕去了。这样的残迹，好像意在提醒后来的读者，书册曾经历过怎样的命运，才终于保存下来，直到今天也还能隐

隐嗅到血腥气，以文献论，是非常可贵的。

提到庄氏史狱，就不能不联想到偶然得到的一册稿本，《私史纪事》（这是经过修改的，那原题是《史祸纪事本末》）。这可是一册很有价值的稿本。作者是范骧，与陆丽京等三人都受到“庄史”的牵连。他们大概都曾为此书写过序或曾列名参校。案发以后一起被逮，被押解到北京刑部听审，后来总算放还了。这书详细回忆记录了起解途中，下狱审讯……以及如何打点营救，被释还家的全过程。浙江离开北京有一千多里，天气又是严冬，范骧等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的身份是逆案的“钦犯”，在押解兵丁的驱赶下赶路，后来到了刑部狱中，前后半年光景，过的是怎样非人的生活，都有十分动人的描绘。不只是文字狱的珍贵史料，作为社会风俗史，这也是难得的原始记录。尤其使我吃惊的是，这本回忆录记下了三位老人在遇祸以后，彼此间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猜疑和互相责难。在书册的上端，有陆丽京的后人署名“宗楷”的墨笔批注，都是驳斥范骧、为丽京辩诬的。他们被释放归以后，不用说，家都已破了，陆丽京的结末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看来与这种纠葛是不无关系的。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在明遗民内部散布的矛盾……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

《读书堂诗集》，原刻的黑格纸，精抄，无疑是康熙中的清写稿本，不题撰人，也没有分卷，后面还有许多空白页，可证尚未编定。这是钱塘汪无己的诗集，无意中得之市肆，也是一种当然必禁而见于禁书目的异书。无己名日祺，后改名景祺，是钱塘汪东山（霜）的儿子。此集所收都是少年时的作品，后来他投入年（羹尧）幕，因《西征随笔》一书获罪，“律以大逆不道立决枭示”。《西征随笔》的原件后来在故宫里发现，曾经有过新

印本。作者是有才华的，笔记中有些纪事的篇章，其实是很好的短篇小说，此外也有一些揭露官场丑行的纪事，我读过以后始终未能发现获得如此大罪的根由。其实汪景祺最大的过错是成为年羹尧的亲信。当时议政大臣所定年羹尧的“大逆罪”的第三条就是：“汪景祺《西征随笔》，见者发指。羹尧亦云曾经看过，视为泛常，不行参奏。”后来查嗣庭文字狱发，雍正正在“上谕”中还念念不忘于景祺：“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雍正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完全可以和他的继承人乾隆之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媲美。他写起“上谕”来，往往下笔万言，反复声说，终于使臣民陷入五里雾中不得不承认皇帝的“权威”而后已。他运用种种奇怪的逻辑，惊人的捏造，将他所选中的对象一个个罗织人文网之中，又一个个杀掉，还要罪及妻孥亲属朋友和毫不相干的人。雍正是清代文字狱事业的奠基者，他提供了整套的纲领、理论和实践范例。可惜他的统治只沿续了十三年，剩下的工作不得不由乾隆来完成。

据《永宪录》记，汪景祺“伏诛”以后，妻子照例要“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景祺之妻，巨室女也。遣发时，家人设危跳，欲其清波自尽。乃盘踞匍匐而渡。见者伤之”。简单的几句话，写尽了一场阴森闹剧的阴冷凄凉的结束。

汪景祺的《读书堂诗集》不过是少作，并无可观，全书充斥着封建文士无聊生活的描绘，但书前却有七八通诗序，作者都是当时的名家。除了朱彝尊、韩荃，现在已经记不起还有谁了。我曾经查过这些作者的文集，发现没有一篇序是保留下来的。这是奇怪的。朱竹垞的《曝书亭集》卷二十，还保留了与景祺在西湖“夜泛”的五首诗。这是因为朱集刊成在景祺获罪之先。但后印的本